



禪寄筆談卷之八

錢唐 陳師 思貞著

才品

古人論才以恬淡為上有味哉言乎恬淡之才凝靜宏遠
深沉而不露以當大事井然理秩然順矣蓋才從醞藉
從容中出故神定氣清不撓不亂恬淡之致也小才則
不然察以為明苛以為斷忮達矜利一日臨利害倉皇周
章而無措矣是故君子取人寧取其重厚有度而不取
其便給多文寧取其堅忍定靜而不取其敏捷辦事
宋英宗將晏駕急召太子未至英宗復手動曾魯公公亮

愕然亟告韓魏公琦欲止召韓公拒之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太子其達權知變如此吁天子疾大漸而皇太子不侍變生奚難此韓公所以能任大事也學者只隱顯窮達始終不變方好今之人對顯明廣衆之前一人焉間居獨處之時一人焉對富貴一人焉對貧賤又一人焉及自己處貧賤時一人焉處富貴又一人焉眼底紛紛所不變者誰何學者須知此意不至盡落時套氣習也

管寧茅容孔明皆聖門之徒也管寧終身戴一破帽信貫金石茅容堅志固窮孔明高卧草廬若將終身感玄德之知鞠躬盡瘁斃而後已是以漢儒多氣節若得聖人以爲之依歸其賢於冉求宰予遠矣

王荆公志雖高邁節雖廉介若論志節必爲孔孟勲業必爲伊周斯言舛矣元祐諸臣排學是非自合於司馬君實諸公文字上見之執拗剛愎亂天下亡宋室咎何能追其曰青苗激成吾黨之罪蓋諸臣痛惜國是反已追悔之言必持已勝而不顧惜人家國罪則有浮於諸臣者陸象山作荆公祠堂記揚之太高何以信服天下後世乎

宋張忠定公詠採訪民間事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專委

於人公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再詢則事無不審李旼問其肯公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八九矣或云陶淵明嚴子陵儘高尚其事但淵明不及子陵不免借盃中物自遣若顏子連貧亦樂而忘之不形于言也斯言也律人太嚴矣顏子盃下聖人一等者若淵明冲尚高曠今其言尚在果何怨尤人之器局不同各成一箇是執彼例此不得予嘗謂淵明謂之見道可也

濂溪和費令游山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此乃由衷之語有道之士所以不可及也今之人口

爲還山之言暗行媚竈之計唐僧曇秀云住山人少說山多杜牧云盡說青山歸去好青山曾有幾人歸可謂曲中人情矣予記垂髫時曾至淨慈寺東退居壁間書前人詩云東山寺裡秋茫茫野菊花開滿地香堪笑老僧忙一日老僧還笑相公忙亦是此意幽婉閒雅與前二詩爭美予至今誦之蓋本性情而成章故其言腴而有味也

方望爲隗囂軍師囂不聽其言望以書謝之曰范蠡被責勾踐東扁舟於五湖舅犯謝罪文公亦逡巡於河上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

漢相屬其傍有奇人聊及閒暇廣求其真願將軍勉之
望之見機亂邦托跡方外飄然行遁邈焉莫追賢於范
增遠矣哉

士大夫固有退處巖穴而憂國者蓋仕與不仕均之王臣
有道之君子用心自殊也昔韓魏公雖在外其心常繫
社稷至老而心益篤或有時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
一紀綱則終日不食在野如此在朝可知矣

杜正獻公衍一日憂見于色門生曰公今日何以不悅公
曰適視朝報行某事某事非便所以憂爾又一日喜見
于色曰今日見朝報見某人某人進用社稷之福也又

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其荷國厚恩退居以來
家事百不關心猶未能忘國耳嗚呼此有道之言也其
與大臣退休營營家業較錙銖之利廣田宅娛燕樂視
朝廷事漠然不加休戚於心人品之高下懸絕矣

白居易云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以向者竊時
之名已多又欲竊時之富貴造物者肯無之乎况詩人
命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已

陳搏隱華山初時戲涓水一青衣媪抱置懷中乳之曰令
乳更無嗜欲聰悟過人先生嘗戒門人种放曰子他日
遭逢明主名動天闕名者古今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

地間無完名子名將有物敗之放晚節侈失過度營產
滿雍鎬間遂喪清節

人生天地間粒食匪易盤中之食皆農夫之苦昔范文正
公嘗自言曰吾每夜就寢爲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
晝所爲之事若相稱則鼾睡熟寢無復愧心苟或不然
終夜不能枕嗚呼公言可謂惜福而知道矣佛家言消
受消受者消其所受也若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天道亦
厭之醉飽飲食虛生人世奚益哉

嘗觀山谷與人書云每相聚輒讀前漢書數葉甚佳人宵
中久不用古今澆灌之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
憎對人則語言無味古人高標嗜古若此予每味此言
輒渙然中悅稍暇則翻閱蘭峽至日晷西垂分陰是惜
歛然寡聞之念未嘗一日忘也

真西山論陶詩榮木之憂遊川之嘆也貧士之咏簞瓢之
樂也謂公之學得於經術予竊謂經術不足以盡之卽
飲酒第五首玩味之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似靜中
有動動中有靜也三四句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卽
心境混融處也五六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仁者
樂山境與我偕也七八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是至
和克溢物我兩忘也九十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卽

所立卓爾未由也。已景象可見淵明膏次洞然動與道會吐詞卽理固非詩人之傳亦豈經術之士哉。

聞薛文清公爲御史時每至三楊閣下門首止投刺與今時不同。三楊慕薛之爲人不得一見後於朝班中尋訪誰爲薛御史始識其面其見重於人如此。韓雍爲御史曾奉

命點齋至吏部直行甬道至堂上高呼尚書某人之名。時三原王公爲冢宰在後堂高聲應曰有急披衣出迎。後王公會都察院問韓某如何其人曰曾巡按二次甚有政聲。王公遂奏擢僉都御史前輩公正如此二公求之

于今奚可得哉

帝表微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擲白
冒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
不愧陶淵明云此語可與知止者道難與競進者言也
劉燾與王思遠書曰予性拙人問不樂仕進昔嘗爲行佐
便以不及公事免絀量力守分不敢期榮夙膺貧困加
以踈嬾衣裳容貌有足駭者旣習此歲久又齒長疾侵
豈宜攝齊河間之聽厠跡東平之僚本無絕俗之操非
能偃蹇爲高此諸賢所深咎也

弘治十八年春詔求言吾鄉胡端敏公世寧條上十事其

一言用人宜立賢無方先朝李賢薛瑄入內閣不由翰林翰林如胡儼劉球不由庶吉士年富以教官爲給事中王翱以大理左寺正復爲御史今一切叙轉拘泥科條以故才賢抑塞朋類引援之人佐理其來有漸吁胡公此言實大道爲公之心也夫古之大學士以備顧問今之內閣實握相權攬六部事設以歷郡縣外僚者兼用之則參和不偏亦有裨國用今循舊例牢不可破卽次相視首相日束手無事顧問之義微矣胡公之言豈無見而然歟

韓稚圭琦嘗云臨事若慮得是劄定脚做更不移換成敗則任他方可成務如琦孤忠每賴鬼神相助幸而多有成吁此韓公自信之言也予嘗謂有才智力量的人不但能自負要先自信能自信則鬼神亦信之矣何事功之不成乎

世宗中葉時予踰弱冠爲諸生尚記兩浙都運周公名祖堯山東東平州人古心實行坎軻仕路于時巡臺御史閩候官王公應鍾知而薦之語云偃蹇非善宦之人狷介著直躬之節登第三十年官未方面歷職凡幾任囊無餘資在任已踰二年隨身止帶一僕虛名不暴實行偉然王公于周可謂知己矣及予甲子考試之閩中造

王公之廬廳事不周僅平屋數間家事清約授徒講藝
蓋以若人知若人觀人各于其類信哉言矣

王安石在臺閣侍從時每爲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
入閣最切於治道後世所當遵行也及入司政事而孫
莘老李公擇等熟荆公此論矣遂列奏請舉行荆公不
許曰是又益兩叅知政事夫卽此一事足知荆公品格
矣未當軸時心猶公平是一荆公也卽當軸時任意偏
執又一荆公也挾才自用此所以失天下之心而債國
家之事也歟

劉蕡精於儒術嘗看文中子忿然言曰才非殆庶幾上聖
述作不亦過乎客曰文中子於六籍何如蕡曰若以人
望人文中於六籍猶奴婢之於郎王也予以爲文中子
若以爲羽翼聖經純粹理學殊分量縣隔若表表儒林
成一家之言夫豈無可采而盡疵之耶劉去華博學剴
直舉直言極諫抗論時事第策官稱賞嗟服以爲過晁
董竟畏中官不敢取然則劉之品格高而少許可殆可
知矣其不遇也惜哉

魏收隨父赴邊欲以武藝自達鄭伯調之曰魏郎美戟多
少收慚沮遂折節讀書夏月坐牀牀隨樹陰諷誦積年
月牀版爲之銳減而精力愈盛年二十七上南狩賦甚

見褒美伯謂曰不遇老夫猶應走兎夫成德達材鄭伯有焉不則魏收失此生矣

皮日休松牕錄云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之子進見時年相若帝謂曰汝等各以所通書取宜奏者爲吾言之迺應曰木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嶠之子某亦奏曰削潮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二人雖倉卒應對然迺之述奏似有規益季之子豈別無可對而述此失德語耶才品優劣信各有分量也

嘗觀郭令公子儀車請回紇虜酋相顧驚愕執弓貫矢肅武以迎乃令公免冑釋甲執藥葛羅手讓以大義何

負唐恩而藥葛羅謝答不暇衆酋亦羅拜願爲盡力遂用命破土蕃以是知成天下之事貴才處天下之事貴量方圓紇藥葛羅結盟敢與中國抗豈不張勢甚重大哉令公乃片言卑詞不煩盟誓一旦而格之竟爲我用毋亦未施信于民而民信歟望重故也然則臨大事禦大變者豈專需才術哉江漢之詩曰文武受命召公維翰令公有焉

三蘇自蜀來張安道歐陽永叔爲延譽於朝自是名譽大振明允一日見安道問云令嗣近日看甚文字明允荅以軾近日方再看前漢安道曰文字尚看兩徧乎明允

歸以語子瞻曰此老特不知世間人果有看三編者安道嘗借人十七史經月卽還云已盡覽其天資強記蓋有人所不能及者

魏陳思王曹植求自試表曰夫君之寵臣欲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恩禽息鳥視終於白首也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俱滅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嗟乎植之言其志誠銳而其情誠可悲矣夫士生於世祇有三品上焉道德次功名次富

貴富貴斯下矣植欲以功業自表見樹勲王室亦錚錚丈夫哉而志節才品亦可槩見矣

韓安國踈於才利所舉皆廉士皆天下知名之士元行冲謂狄仁傑曰下之事上如富家儲積以自資門下充爲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充備一藥石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嗚呼使人皆有韓安國狄仁傑之心則天下不患於無才又何患賢才不見用惟存一忌心若形已之短存一隘心若取諸已以與人又或訑訑之聲音言色人且怨望而去之矣嗚呼叔世以來掌銓者如韓狄二公固不少而挾權自殖恩怨必報者豈少

禮尚筆談 卷之八
哉蓋才品德器原非名流毋怪也

士人在仕路持已廉介與氣節風力亦分內事乃或苞苴不入哢然德色遇事毅然自奮殊有擔當遂以凌人傲物不知僅了已事於百姓身上無分毫實惠夫朝廷設官凡以爲民也舍民瘼之求而踣踣矯亢輕重緩急何如哉甚至於士大夫之在臨蒞者或加意推折以爲不畏強禦里中以貴雄者偶事中必尅意羅織以故入曰吾不以賄汙也於卑瑣蠱染者雖有間其去大賢作用愧泚庸陋殆不可同年語矣况鬼神監臨逆天道均平哉韓魏公歐陽文忠公恢恢乎大名高爵祗是仁恕平心率物願仕者效之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碌碌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窬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黔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黜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嗟乎太史公以何與閔散並美得無揚之則高乎然夷攷而論之子房之從赤松飄然塵壒矣陳平之保終始終以計也而何獨兢兢守禮法罔越尺寸以令終然後知守繩遵墨者之無戾厥躬而雄視黠悍以揮霍負者其成敗得失殆相參焉重厚少文可托大事絳侯有徵矣故君子寧

取其特重渾涵者弗取其炫才揚已者

前輩趙司成公永京師人一日過魯公鏗郵魯公曰公何之司成曰憶今日為西涯先生誕辰將往壽也魯公曰吾當與公偕公以何為贄司成曰帕二方也魯公曰吾贄亦如之入啓笥索帕無有躊躇良久憶里中曾饋有枯魚今家人取之家人報已食僅存其半魯公度家無他物卽以其半載與趙公俱往李公所稱祝公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歡甚卽事倡和而罷噫二公風節古今罕儼以今縉紳賀贄觀之不足以當百之一矣前輩雅道如此事業安得不偉然人品安得不傑出哉

吳太宰公嶽汶上人曩為廬州守時中丞南明王公為蘇州守二公為同年友一日以公務會于鎮江吳折柬徵王公為金山之遊載酒一瓶米數合肉斤許蔬一束於舟中屏騶從趣王公同舟而往王公熟視其具笑曰兄昨折簡相招將為主延款我也其具止是耶吳公曰足吾兩人用可矣多具何為比至吳公公命庖丁卽所載酒肉蔬米治具相與論心話舊或跌坐磯頭或倚徙水際盡歡竟日而還風致清標如此良可嘉尚公為廬守無何以宅憂還里行間阻陰雨持公署一傘歸歸舍仍寄還之屬貯庫吳隱之堪與公並也予官成均時朔望入

朝候廊廡間時公爲吏書每見公從容少進左掖雖高
年而丰儀清俊眉宇如神仙中人非塵凡類也又豈軒
冕中榮貴者倫卽受用蕭疎意味清絕皆匪夷所及矣
弘治壬子歲鄉薦得人之盛莫盛於吾浙仁和胡端敏公
世寧餘姚孫忠烈公燧王文成公守仁三公同舉於鄉
又同官江西咸值宸濠時事濠時反狀未盡露胡公上
疏大約謂寧王威勢日盛禮樂刑政漸不自朝廷出乞
溫詔戒諭賢王遠避嫌疑庶小民有再生之望九重無
南顧之憂諸剴切等語濠之奸黨半朝寧遂下公錦衣
獄以言官疏救得戍孫公當濠逆謀日脇撫按三司附
從許副使公逵與公亢言不屈稱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罵賊挺身受刃死王公時巡撫南贛聞變亟整兵勤王
戰艦蔽江而下濠遂授擒夫胡之先事發奸孫之臨變
矢死王之相機勦定其才智忠勇胥不可尚矣然皆一
時當宸濠變事始終底定若缺一不可豈天生才賢非
無意而然歟三公且同榜夫濤沙揀金破璞取玉苟得
一人焉一不爲少而况三人乎何是科之多賢也

高尚

夫混元既闢兩儀化生厥有人類既有人類卽含知識情
實各殊莫可媿合或潛踪巖穴或秉志勲猷若夫矯矯
冥鴻者則視汲汲援天下者若將免焉夏商以前唐虞
之際若巢許蒲衣商容之儔吾無論矣其論遜世辭聘
篤行範閭者吾願爲執鞭焉而不可以枚舉也與嘗所
記臆切慕而心思者得若人焉卽數君子而其人可知
矣

齊有黔婁先生者脩身清節不求進於諸侯魯恭公聞其
賢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爲相辭不受齊王又禮

之以黃金百斤聘爲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
號黔婁子終身不屈竟以壽終其與退之上崔虞部書
云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贖屋賃僕之資無緼袍糲食
之約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意氣沮喪視黔婁益徑庭矣
蜀人嚴君平隱居不仕嘗賣卜於成都市得錢自給卜訖
則閉門著書李強爲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爲從事足
矣竟不可得蜀有富人羅冲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仕
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爲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
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冲
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曰不
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若
我以下爲業不下床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寸厚不
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冲大慙君平嘆曰益
我貸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奚以仕爲夫卽此二
語君平其知道矣

牛牢與世祖爲布衣時交游甚契嘗夜共講說讖言云劉
秀當爲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萬一果然各言爾志牢
獨默然世祖問之牢曰丈夫立意不與帝友衆大笑及
世祖卽位徵牢稱疾不至詔曰朕幼交牛君真清高士
也第恒有疾州郡之官當先詣門致意焉刺史郡守是

以每輒奉詔就家存問牢恒披髮稱疾不答詔命嗟乎予僭評之牢益賢於子陵一等矣子陵文叔同學故人布衣萬乘何懸也乃應聘至而箕踞抱膝張目熟視咄咄子陵恐亦不免爲天子所動矣若牛牢披髮自如益不知有天子漠然無以動於中矣又何省事也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隱武安山中峯鑿穴而居採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魏郡刺史執棗栗爲質見佟語良久刺史曰孝威居身如此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正性存神養和不屏營於世事以勞其精恬淡自得殊不苦如明使君撫綏牧養夕惕匪忒反不苦耶遂隱逸

終身不見夫推佟意况其與石戶之農蒲衣子何異哉益讓天下而不受何况一命以上乎貴爲天子極崇高爲公輔均之爵祿不入於心矣

安陽魏桓字仲英桓帝時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遂隱身不出夫仲英益有審於出處進退之道焉比之沮溺荷蕢丈人非往而不返絕然忘世者使見行而可能無出乎然則覲顏亂世苟圖富貴壞人家國而猶貪戀不止者視

仲英可泚頽矣

漢申屠蟠博貫經學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歿蟠悉與治身後事躬輦其喪至濟陰有司義之爲送符傳不受還家蒲車特徵不就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公卿以下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爲擁彗先驅卒有坑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隱居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未幾滂等果罹常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可謂見幾明決今終有淑者矣其與魏仲英知時之不可爲而不出者不亦同道合轍哉以

隱爲高不足盡揄其美也

焦先字孝然中平末白波賊起先避亂至陝居大陽無父母兄弟妻子見漢室衰乃絕口不言及魏募位乃結草爲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食草飲水身無衣履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使安定太守董經過視又不語其後野火燒其廬先遂露寢冬雪大至先卧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人莫能測其意後竟至百餘歲夫先豈特飄然人世益幾于仙解而水火不能濡灼者矣

魯人孔淳之居會稽鄒縣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其幽

峻或旬日忘歸嘗游山遇沙門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嘆曰緬想人面三十年矣今乃傾盆于茲第老之將至耳與徵士戴顓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游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令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

張文詡河東人博覽文籍特精三禮及諸儒異說嘗游太學名儒碩士咸推服之仁壽末策杖而歸灌園爲業州郡辟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以德化人鄉黨風俗丕變每閑居無事從容長嘆曰老冉冉而將至嗟脩名之

不立以如意擊几而歌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云嗟夫楊隋之世雖運祚靡長而總攝區宇其諸文學藝能之士列名史傳者蓋亦彬彬可觀也然多罹咎晦鮮克有終若文詡者塵視軒冕樂志巖穴非繁然真鳴哉

元德秀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旣擢第母亡遂不娶以兄之子爲嗣雇乳媪躬自襁褓長將娶苦家貧出爲魯山令玄宗在東都令守令三百里內各以聲樂集河內太守以優妓數百被錦繡艷麗德秀惟樂工數人歌雅樂帝聞而異之嘆曰賢人之言哉乃黜河內守歲餘駕柴車隱陸渾山中不爲墻垣扃

鑰家無僕妾日或不爨惟飲酒彈琴以自娛而已房瑄見而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忘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猶幸識元紫芝也其爲人欣慕若此其篤云夫唐書列傳謂賢人衆多其養素肥遯者亦僅僅可數若假隱遯以媒仕以終南爲捷徑等輩亦不少有道君子殊愧焉若元紫芝可謂論篤君子絕無疵類者矣

劉永一夏縣人孝友廉謹熙寧初巫咸水溢入縣城民人多溺死永一持一竿立門但水流人物至門卽以竿推出之有僧寓其家置錢數萬無何而僧死永一詣縣投

牒自言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債不償立焚其券行事多類此夫末世偷薄攫金一匿錢而刻剝致豐殖豈獨齊民哉以茲懿行時當省時廉潔高尚永一無備之矣褚承亮宣和五年應舉擢第一明年登進士會金兵南下幹離不旣破真定籍境內進士試安國寺承亮在藉中匿而不出軍中知其才押赴與諸生對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舉人承風旨極口詆毀承亮詣主文劉侍中曰君父失事豈臣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出劉爲之動容因薦知棗城縣不應棄去大褚公風節疾風勁草不足喻也

澤州郝天挺早衰多疾厭於科舉遂不復充賦太原元好
問嘗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人賦學以速售爲功六經百
家標分綴緝或篇章句讀不知幸而得之不免爲庸人
又曰讀書不爲藝文選官不爲利養豈通人能之又曰
今之仕多以貪敗皆苦饑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饑
寒一事不可爲子以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或曰以
此學進士得無戾乎天挺曰正欲渠不爲舉子耳貞佑
中居河南淇衛間爲人崖岸耿耿自信寧落魄困窮處
之泰然終不一至豪富之門一時人士咸仰重之云

高仲振字正之遼東人其兄領關封鎮兵仲振依之以居
旣而以家業付其兄挈妻子入嵩山博極群書尤深易
學安貧自樂不入城市山野小人亦知敬之嘗與其弟
子王汝梅張潛行山谷間人望之翩然如仙或曰仲振
嘗遇異人教以養生術嘗終日靜坐骨節戛戛有聲所
談皆世外事有扣之者輒不復語云

臨川人孫輒家居教授門庭蕭然部使者長吏以下仁且
賢者必造焉屢辟不就輒善爲文章吳澄嘗序其集曰
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同郡吳定翁清脩文雅與
輒齊名部使者辟薦相望終身不起嘗曰士無求用於
世惟求無愧於世人以爲名言嗟乎予覽史冊羯胡據

我中土夷狄之禍莫甚於此宋之遺黎寧死不仕者實多蓋秉彛之性宜然若褚承亮郝天挺孫輒諸人似亦未足甚高但吳許大儒假以扶世淑人之故而不能決於去就乃爲君子所責備焉其視褚郝孫履常諸君不亦脫然無累哉擬人於倫區以別矣

鮑恂孚者浙之崇德人居嘉興西溪嘗受易於臨川吳澄元學士張翥御史劉彥博薦爲翰林不就洪武初禮部舉恂明經老儒達於治體遣使召至京師賜坐顧問命爲文華殿大學士上諭之曰以卿年高德邵故授此職煩輔導東宮耳恂固辭上曰免卿早朝日晏而

入從容侍對不久隨卿致仕恂復曰臣年老矣雖蒙異數終不能承領也上知不可強翌日放歸以遂高尚云

織屨者吳人其姓名不傳以織屨爲業初與姚廣孝結方外之交情誼素厚旣而廣孝輔佐靖難官進少師晝錦吳中屢訪織屨之家織屨者多方辭避不與接見廣孝乃微服夜候其門乘啓而入織屨者方草索繫腰坐橈織屨廣孝曰子何拒我之深也織屨者坐橈不起以鄉音應之曰和尚差哉社餘無一語織屨如故廣孝怏怏而退

龔翊崑山人年十七爲金川門守卒建文末靖難兵入金川門翊大哭後還鄉宣德中周忱巡撫吳中兩薦爲崑山太倉學官辭不就乃曰翊仕無害於義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私謚爲安節先生云嗟乎予猶有說焉我

祖宗開基 文皇靖難當時諸臣或志圖勳猷而俛就風雲之會或氣凜霜雪而抗然節義之堅王國多士誠超越前代矣若徐舫之篋笠謝應芳之甕巢若人與巢許奚異哉卽織屨峻絕廣孝之交龔翊猶抱城門之慟疾風勁草豈多見哉唐之李泌殆不及矣才識之遠志

趣之高卓哉賢乎一特爲差等之且知天之生才氣節由秉彛中出也

江陰有焦某者爲我

太祖高皇帝舊人屢召不赴將使人搜索焦忽自荷雞酒由御道直入 上喜其至以物付光祿治具共飲甚懽出金銀角帶三條命其自取以官之焦取其角因授以千戶數日徑出高橋門掛冠帶於樹間而歸夫達人事固相類而帝王恢宏之度實有曠世同符者焦之直由御道掛冠都門其與子陵加足帝腹不拜諫議何異乎然住奴故態文叔猶踵漢高嫚罵之習豈若閔德雅

度此我 太祖所以開昭代之令王歟

成都華陽陳慶士愛成化間隱居以義自守文學宏博官長非賢不與接有臬使兩以書召見輒逃不應臬使怒使人拘至將譴責之處士從容以詩投曰折簡慙懃累見尋布衣寧敢謁朝簪明公有道持身正賤子無能感德深栢府風霜尊偉望柴門山水遂開心雲泥兩地無勞顧魚戀深淵鳥戀林臬使覽詩從容禮遣之

婺州白雲許先生謙字益之隱居金華山四十年不入城府著書立言足以垂教後世浙東廉使王公繼學訪先生於山中謂先生清氣逼人可畏既退明日以學行薦

于 朝有錄其薦文至者先生方講說目不少視其無意於仕宦如此先生歿追諡文懿蓋吾鄉之表表者百世之下聞先生之風尚能使人興起

陳瓚秘書通九經百家言自言得養生之術年逾九十猶勤於筆研著經史系華十卷然家甚貧人憂其衣食不足答曰瓚賢能不及顏子而祿壽過之何患貧也予嘗覽此益加自勗予之貧恐與秘書較甚而終日不敢廢筆研誠惡夫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味此意况深用起予安知老之將至

謝靈運曰夫衣食人生之所資山水性分之所適世識多

云歡足本在華堂枕巖漱流者之於大志故保其枯槁
余謂不然君子有愛物之情有救物之能橫流之弊非
才不理故時有屈已以濟彼豈以名利之場賢於清曠
之域耶吁不絕俗不忘故旨哉言矣二疏勇退賀監告
老陶朱高揖越相留侯願辭漢傳非其胸中脫然無累
誰能爲之煙雲志少兒女情多不可以語此矣

白樂天酷好遊嘗形於吟詠有云留春不住登城望惜夜
相將秉燭遊又有詩云眼前筋力減遊得且須遊如此
之類多矣語到情真興趣豪爽其遊者之言哉益觀物
觀化其中深有所得豈徒風雲月露流戀光景杯酒自

娛若彼營營汲汲汨沒大化中者其相去益霄壤矣

孔極侍郎朝迴遇雨避於一叟之廡下延入廳事叟烏帽
紗巾逢迎甚恭因備酒饌一一精好孔公因借油衣叟
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也孔
公不覺頓忘宦情夫觀叟所言足知其抱道葆真且貞
不絕俗備享人間之清福者矣然豈人盡能哉彼溺於
名利之場者意趣固不逮此卽願慕欲如叟者或心力
有所不能遂何可得哉故人間清福上帝不輕與勝於
官爵也

命數

景泰間用人多密訪于于少保公謙時缺祭酒翰林徐有貞意圖之以門生楊誼爲于公內姻託爲之請至于再四于公曲意從之因中使言于

上一日退朝宣少保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詞華然其存心奸邪豈堪爲祭酒若從汝用之使後生秀才被他教壞了心術少保不能對惟叩頭謝而已退則汗出浹背左右遙聞祭酒之說而未悉有貞竟不得知遂嚙少保中阻至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果誣于公重罪寃矣哉此與王敦收殺周顛之事絕相類急友

義而不形諸言致受慘禍誠命也夫

莆田楊汝惠初在庠時其友林君生孫汝雨雲同抱出見楊笑曰他日仕途有相遇處楊曰若待相遇吾老歸休矣至嘉靖初襁楊以貢官廣西未福教諭時年六十餘林公汝雨以主事主廣西考試楊以例入試獲中式仕途之相遇不偶固爾而一時之戲遂竟不爽豈非前定歟

鎮江有商人遇友會飲酒肆竊以餽餘之物戲至帽顛商竟不覺及將渡適一鷹攫其帽而去俄而墮地與衆求登岸覓之舟不肯待忽江心風作而舟覆商人竟免禍

觀此則一商之生命冥冥之中若有鬼神以保全之信死生之有命也

大德間荆南境內有九人山行值雨避於路傍舊土洞內忽有一虎來踞洞口咆哮怒視目光射人內一人素愚八人者密議虎若不得人惡得去因詒愚者先出我輩共掩殺之愚者意未決遂各解一衣縛作人形擲而出之虎愈怒八人併力排愚者于外虎即啣至洞口怒視如前須臾土洞壓塌虎亦驚走愚者獲生夫當顛沛患難之際乃欲以八人之智而陷一人之愚其用心亦毒矣天道豈悖悖耶

于忠肅公謙養子于康頗好聚圖畫天順中自邊被赦回將以節庵公柩歸葬于杭一日無聊中坐裱褙巷人家見賣畫人負數軸來呼而取觀之則兩軸者節庵公夫婦畫像也納微價而得之時于公家什物圖畫皆被籍自分不可得矣蓋同時籍入者有太監盧永後被宥免籍物皆還兩畫像乃誤給還盧氏物也若于公有此不亦甚幸哉然後以于康得之亦數也

國朝親王未之國者當出閣讀書自永樂以來必擇翰林院官二員輪日講讀迨之國日遂改陞長史以從故預者多不悅宣德中周文襄公忱自刑部主事陞越府長

史鬱鬱不樂未幾越國絕遂陞侍郎巡撫南畿正統中推邨府講讀官東里楊公欲舉侍郎儀銘儀銘見憾乃以故人侍講楊翥同舉後邨王嗣位大寶銘等皆從龍起官至官保尚書人之官職內外大小升沉固自有定豈人之所能為哉

太宗皇帝嘗御便殿召二三給事中至榻前詢其姓名其一脩偉者對曰臣姓黃名某由進士出身除給事中

太宗曰問汝姓名只對以姓名何用縷陳某曰臣幼讀魯論對君不可不詳太宗喜遂陞為山西布政使此雖一時捷給偶幸亦命也夫

舊時松江城中有金世昌者出繼夏氏嘗買廢宅修葺前
廳梁內鑿成有金世昌三字此當時木商所記姓名不
可知然前人之刻記後人適與之符合豈非各有定數
歟

元祐中蘇公東坡知貢舉屬意於李方叔命其子叔卬持
一簡去值方叔出僕受簡置几格間俄而章惇子持援
來訪取簡竊視乃劉向優於楊雄論也二子竟持去場
中果出此題援第一人持第十人東坡爲之悵然夫東
坡本欲陶鑄故舊乃爲他人所得又不幸而與權奸之
子豈非數耶然選賢舉能國家公典而蘇公乃私意庇
之鬼神幽鑒蘇公得無過乎

學士吉水解公卅角時在庠序齋宿冬夜寒甚同舍生欲
飲無可賞者因謂公曰汝年少當往公趨至糟房門閉
矣叩之始開方持一罈而歸明日公詣其家償價糟主
不納因曰君他日當作宰相公問何據對曰我妻難產
三日矣公叩門時聞暗中語云丞相到來我輩可放手
罷我妻遂產一男方擬報謝何敢受值夫人之顯貴卽
童稚時已定豈偶然哉

漢高祖與盧縮同里同日生及壯學又相愛終之高祖帝
漢盧縮王燕皆處非常之地則知庚甲稍同禍福亦不

甚相遠因而推之李濬與李宗諤同宗同甲後一日生平生休戚同宗諤以濬後一日死李摯與李行敏同宗同年發科第同甲子又同門摯嘗答行敏詩曰因緣二紀異契分四般同武元衡與李吉甫同年又同日爲相及出鎮又分楊益至吉甫再入元衡亦還吉甫前一年以元衡生日薨元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日受害禍福之同有如此者若然則命誠有之乎予一生不甚信命不喜筭命亦不敢謂無命要之命之理微君子亦惟行法以俟之而已

三山蘇大章就鄉舉時試出忽夢人告之曰公與薦在四十一名公覺而喜言於朋友遂傳播其事有同經忌之者遂投牒於州謂蘇與主司有私若與薦當行駁府帥葉通叔羽喻之曰姑留牒俟拆卷時區處及入院對號經果同心頗異之帥出土子牒覽考官云此卷不須拆俟填榜畢却待別備卷內取一卷易之衆以爲然及填畢另取一卷則原封者非蘇而另補者乃蘇卷也帥與主司各大驚異始知得失前定造化牢籠庶物有至妙者存非人私智所能測也

至治元年有三寶柱者色目人舉進士以才學知名行雖放縱不飭而練達吏事爲浙省郎中大書四句於門屏

曰逆刮蛟龍鱗順捋虎豹尾若將二事論猶比千人易其意欲杜人請托也然丈夫貴自立于人豈能期必纖毫之事皆以數定寶柱之言雖云拒人亦厥有至理哉諺云父命推其子祿夫命可以妻延厥有妙理豈謬語哉未樂中順天尹王公驥患傷寒四明袁尚寶珙視其疾神色俱變不可入日亟請其妻出視之云疾雖危甚大事不妨夫人之貌直到一品命婦已而疾果愈後王公以征麓川功封靜遠伯是一品命婦之言不爽而夫壽妻延之諺不誣矣

秋官郎中陸孟昭名臬太倉人居郎署時好結納四方邸第外隙地構屋數間扁曰清風館朝士迎送必假之爲宴樂孟昭復益以餽酒不惜所費一日風雨大作平地水深三尺館爲之傾客有戲之者云昨日清風館今朝白水村水退孟昭復修築方落成已擢閩省藩叅其居轉與侍郎滕某滕蓋白水村人也夫卽一館舍一時戲語有數存焉而况大於此者乎

毘陵胡忠安公澐未第時從姑家受徒往來道經五官堂堂有巫師夢神告曰有宰相早晚過此我實不安可作墻垣屏之公知之隨堂後趨走是夕巫復夢其神曰墻不必作宰相從後行矣公後果登台鼎立朝有聲神之

程高筆談 卷之八
二十九
先知敬畏如此云

大司馬于肅愍公謙景泰初監脩京城見石灰口占一絕
云千槌萬鑿出深山烈火坑中煉爾顏粉骨碎身皆不
顧要留清白在人間夫詩言志詩若爲公識逮後以寃
被刑豈無能逃於徐有貞之害實無能逃於命與數也
永豐曾學士棨字子啓未樂甲申狀元及第任終禮侍文
學才名冠於當世其生洪武乙巳九月七日亥時其孫
追亦生洪熙乙巳九月七日亥時年月日時皆同因名
追成化戊戌追亦探花及第祖孫一門光耀千古亦奇
事云

泰和曾狀元彥老於舉場成化戊戌年已六十大魁天下
是科殿試館閣諸公閱卷未得超拔之作最後眉州萬
公安得曾公卷亟賞之以示諸公傳者嘆服謂文宜第
一特未見其貌故事賜第前一日集諸舉士於禮部閣
老堂中呼名閱其儀貌及呼至曾公文康屬目覺其秀
偉異衆喜謂諸公曰得人矣魁選遂定迨臚傳出則貌
寢多髯與前不類文康愕然退取其卷讀之亦平平無
奇語以示諸公皆然乃大驚歎謂若有神助云予嘗有
感云掄才選賢古今哲王令典然士人不過藉此階梯
耳要之有命數焉董子下帷發憤識達天人劉蕡博涉

古今雄視一世未聞其構會也淺才青紫庸品要樞竟以榮名白首果何說哉益合下命由天也非人也故明於天人之說者可履順安命怨尤兩忘而心日休矣未樂初有士人赴舉祈夢神有告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士人擬爲義爲論以待及舉於鄉登進士竟無驗後官膳部郎官

文廟與群臣宴出語曰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屬群臣對無有應者士人進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上大悅卽擢禮部侍郎夫一對之間而官階超擢已預定如此人勞心營營以求獲者何益哉

蘇東坡頻年謫居嘗作詩曰人家養子愛聰明我爲聰明誤一生但願生兒愚且蠢無災無害到公卿近時楊宗伯月湖及其意作詩曰東坡但願生兒蠢只爲聰明自占多愧我生平愚且蠢生兒何怕過東坡二詩詞旨雖若不同其由激而不由衷將無同乎孟子曰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杜子美曰有子賢與愚何必掛懷抱觀孟子與少陵之言其與天命委蛇消息盈虛之理可謂達哉予嘗誦子美詩憫爲之解

正統丙辰狀元周旋温州永嘉人聞閣老預定第一甲三人候讀卷時問同在內諸公云周旋儀貌何如或以豐

矣對閣老喜及傳臚不類所聞益豐矣者嚴州周瑄聰
之不真而誤對耳天順間曹欽逮捕其黨寧波馮益損
之甚急一星士馮益諱之就逮亦棄市益二人皆寧波
人且同名故有此誤夫周之不求而獲福馮之無妄而
罹禍一吉一凶數之偶然如此非天命也夫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香祈天久不懈一夕忽聞空中語曰
帝憫汝誠使我聞汝所欲士答曰某所欲甚微但願此
生衣食稍足逍遙山水間以終其身足矣空中之神大
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得若求富貴則可矣因
觀古今人或躋崇顯歸或欲歸而不得歸或戀戀不能

勇決脫屣朱門空宅者多矣豈清樂上天所靳惜反倍
於功名爵祿耶予窶人也語貴則歛語樂則未上帝付
予之謂何爲之捧腹

夫命數之說聖哲所不能違自古論之矣鄧禹原直乃述
伯夷餓柳下惠黜及比干剖子胥抉以爲直之必窮且
云子長駟馬蘇秦六印及張禹全軀楊再思入相以爲
佞之必達嗟乎其果信以爲然乎究竟人生斯世不過
數十寒暑盛衰得失如蛾穴一夢耳使枉道喪節以干
妻孥之奉一時自以爲得志不知萬世之下使人叱其
名而唾詈之禽獸不若也故正直之士雖遭沉淪擯斥

而不見用於世衣不絲帛食不梁肉饑寒流離行道心
惻然名稱沒世與日月爭光較之以佞取榮遇者直野
燐螢光耳賢不肖相去何遠甚爲計流長孰近孰久故
君子寧不遇寧斥竄寧喪身而不顧以直之道人之生
理天之所賦也子言之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彼逆天以
邀遇者烏足以語正理哉

儉邪

巷伯之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儉夫壬人何代無之夏
商以前吾無論矣若孔子之誅少正卯汲黯之斥公孫
弘餘莫可悉指中古已然矧叔世哉予畧舉數人以備
勸戒豈君子之有小人猶陽之有陰晝之有夜草木之
有薰蕕松檟鳥獸之有麟鳳豺梟哉蓋天施地生種類
自別在天地似不能強之而絕其種也但人稟秀而最
靈有識之士必爲君子必不爲小人必爲端亮必不爲
邪譎功利有時而盡胡爲乎喪我乘彛遺此醜惡哉
夫高士類癯秣過乎中儉夫茂貞則大戾厥德然大奸似

忠大譎若拙予眎古昔慨天之降才何殊哉其秉心沴
縊包藏萬釐若漢之新莽曹瞞敢于無將欺孤弱寡孤
媚以取人之家國宋之賊檜權奸賣國臣虜辱君羣醜
彰明大著千萬世而下穢德莫洗矣其諸欺君贖貨殘
民以逞或在朝則相傾遇事則相擠旦夕腹心吳越者
豈少哉夫時有古今人情無大相懸也明明我 后懸
爵賞以待士華君子多耳使皆若人國家焉賴哉

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好諛謂適之曰華
山上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性踈信其言
他日從容為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林甫對曰臣知之
舊矣顧華山本命王氣之舍不可穿治故不敢以聞帝
以林甫為愛已而薄適之

姚崇天資權譎始為同州張說素憾崇諷趙彥昭劾之及
崇當國說懼潛詣岐陽王申欵他日朝退眾皆趨出崇
曳踵為有疾狀帝詔問之對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
其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車出入王家恐
為所誤故憂之於是說出相州夫君子之心坦夷踈朗
小人之心中荆棘譎詐蓋無時而不勞厥衷也崇與林甫
之傾士類也皆以朝廷之大利害者動人王安得不眷
彼而黜此哉甚哉小人之難防也

劉仁之外示長厚內多矯詐其對賓客破牀弊蓆麤飲冷漿衣服過惡每於稠人廣衆或搥一姦吏或縱一孤貧淺識者皆稱其美而不知其飾情行詐市譽沽名論焉君子所不取也

成化間佞幸汪直之坐西廠也以九卿堂上官奏罷御史戴縉獨奏曰直所行皆公不宜罷因置廠如故縉因得陞副都御史于是王億效焉言直所行可爲萬世法億得陞副使呀一副都一副使一時之榮抵何物乃驅縉紳爲無耻至此哉

景泰丙子順天鄉試劉文介儼呂文懿原主之大學士陳循子英王文子倫第二人爲其子稱屈于上欲罪儼等上不從准其子會試明年二人以罪死于成文介名益起時寧爲禮科劾曰卽令才而屈猶不可况無實之爭何以服天下乞罰二人以爲小人無忌憚者之戒言雖不行天下壯之嘉靖間翟鑾二子登第時謂一鑾當道雙鳳齊鳴

肅皇內批曰鑾在朕左右二子才如軾轍亦不當並中鑾并二子俱削籍然翟公二子殊有才華

肅皇批旨却是正論若近日江陵張相國布置諸子連中一甲而汰天下學校大縣童生選僅十五人弊政怨府

禍不旋踵竟爾身亡家滅何其貪而愚至此極耶

錢景謐論王安石不但變法制而已乃以穿鑿不經入于虛無牽合臆說作為字解而春秋一王之法獨廢而不用又以荒唐恠誕非昔是今無所統紀傾險趨利殘官虐民而入于刻驅天下之人而納于邪且叢怨罔顧若是乎其誠僻也近日以張江陵之亂政橫恣擬與王似然安石操守殊廉尚有可取祇剛愎乖僻遂壞國勢江陵則大徑庭矣詎可同日語耶予特為差等之

蔡攸宋徽宗時加開府儀同三司與少宰王黼得親幸出入宮中預秘戲或待宴各着短衣窄袴塗抹青粉雜俳優中多道市井淫媠譎浪之言備諸醜態以獻笑取悅卑陋無耻極矣大庭廣眾宗廟朝廷之際尚何顏冠冕帶烏容與哉沐猴而冠等埒矣

王安石在臺閣侍從時每為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最切于治道後世所當遵行也及入司政司而孫莘老李公擇等孰公此論矣遂列奏請舉行荆公不許曰若如此是又益兩叅知政事矣夫士人平昔誦說向慕何為及登樞要遂爾改轍此王公所以相業之卑不快士論也

成化間太監王高嘗休沐居慶壽寺時有兵部尚書某者

往謁之與侍郎某先後出部各給以他往已而偕集門下進退惶恐而都御史王越戶部尚書陳越亦在高久不出使主僧將命曰請諸公拜佛衆相顧不敢違越笑而倡之甫拜而高出曰諸公今日富貴皆前世所積非佛力而何蓋譏其非有德學所致旣而揖諸公坐高曰昔王振用事六卿多通私謁人以為擅權今諸公見訪安知外人不議高耶諸公不知以高為何如人兵部曰公真聖人高驚訝作色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孔子尚曰則吾豈敢高何人而敢謂聖人衆惴息不能出氣高旣卒諸公相繼以事敗夫觀高對諸公語其人雖未必無

疵而其論則正矣兵部誦諛之言使人難聽蓋下高數等矣

正統間戶部侍郎王祐出入太監王振之門祐貌美而無鬚善伺候振顏色振甚眷之一日問祐曰王侍郎爾何無鬚祐對曰公公無鬚兒子豈敢有鬚一時傳聞大笑以為話柄此又下某兵部矣

王導爲相只周旋人過一生嘗有坐客二十許人逐一稱讚獨不及一胡僧與一台州臨海人二人皆不悅導徐顧臨海人曰自公之來臨海不復有人矣又謂胡僧曰蘭奢蘭奢乃胡語之褒譽者于是二人亦悅其與蘇味

道模稜無分別軟熟取容者何異哉

趙憬之入相陸贄實引之既而有憾于贄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亦得爲計帝由是信延齡而踈贄已而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帝怒形于色憬默然無一言贄因罷爲太子賓客嗟乎贄之用心誠直矣其如小人之投間也百計牢籠何夫周公恐懼流言王莽謙恭下士假使姬莽事未竟而中道身死何以見真偽哉故忠妄之不可不察也

唐德宗與李泌論卽位以來宰相盧杞清忠強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願陛下

乎夫大奸似忠大詐似愚惟致人主所不能察此所以爲詖邪之極也

蘇明允最早識王介甫當嘉祐初介甫名始盛黨友傾一時歐陽脩亦善之勸蘇明允與之遊而介甫亦願交明允明允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明允獨不往作辯奸一篇以譏之此蘇公之所以爲蘇公也

唐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不知爲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乃叩頭謝夫人主之一舉動一嗜好奸人從旁投之以

圖見幸此常習也非太宗之剛明其能遽斥之哉

武后有疾詔遍祭神廟以求福消災閭朝隱詣少室山時
爲給事中因親撰祝文以身代犧沐浴伏於俎盤令僧
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會后疾愈特加賞齋左司郎中
張一元畫代犧圖以進后大笑雖蒙厚賜然亦鄙其爲
人凡人之叱詈人而曰禽獸極矣市人且不堪而衣冠
縉紳忍爲之况乎其笑罵而恚爲好官哉節義之不顧
豈獨叔世然也

安帝時闕尚書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
術以高第者補之程璜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
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惟涕泗流連懿怪
問璜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爲中官所害觀君
表相似當應之璜受恩接悽愴君之禍懿憂懼移病不
試由是璜對第一拜尚書夫璜之用計巧矣榮則榮矣
其能免于險譎乎賣友者必欺君何以信友獲上乎吾
不知其可也

宋張說之爲承旨也士之無耻者皆趨之時富川王質吳
與沈瀛二人者始在學校俱有聲及同官樞屬時譽籍
甚每相謂以詰說爲戒衆皆聞而壯之一日質潛往詰
說升堂瀛已先在相視愕然明日縉紳相傳清議鄙之

久皆不安而去然則士何貴于文藻宦聲也

盧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代之杞卽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以臣容貌寢陋不爲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卿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爲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爲鳳翔隴右節度鎰知爲杞陰中然情旨莫申因再拜受詔及觀史臣記曰鎰暴忠王室爲奸賊所乘躬可墮而名與嵩岱等矣噫賊杞之污曠千載而下奚洗哉

天順間蕭維禎爲都御史阿附吉祥石亨徐有貞害于讒等文致獄案故入死罪律當反坐後維禎陞刑部尚書都御史寇深爲吉祥姪曹欽殺死舉代者李賢首薦維禎可用

上曰此人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遂不用夫蕭維禎黨奸誣忠而賢薦用之則賢爲有貞之黨而同謀譖害于讒之死昭昭矣大節一虧他何足錄哉李東陽少師自少小入詞林暨在館閣垂四十餘年爲首相有士人瞰其亡投以尺素及公歸啓之一絕云才名直與山斗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碧鷓鴣

啼罷子規啼公得詩但解嘲而已其最可恨者如韓尚書文同囑李公夢陽內閣劉公健共劾奏瑾乞拏問付之醢醢上不得已允之待詰明發此正一機會而李東陽泄其事于瑾遂趨御前哀號上勉領之遂矯旨捕王岳等充戍以死而使劉韓諸公免官自是瑾益橫恣流毒內外諸臣重足而立欲謝政而去不可得保奸長惡大壞國事東陽之罪與瑾埒矣痛哉

昔陽城盡疏裴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以季繁爲故人之子且其家教之素也使其繕寫繁得其情徑告延齡及陽城疏入而延齡知其情一一解之德宗遂以爲妄而不

之省嗚呼人心難測有如是乎夫知人則哲聖賢猶難交與貴慎此邵康節之所以識章惇也

賈似道德佑八月生日建醮青詞云老臣無罪何衆議之不容上帝好生柰死期之已迫適值垂弧之旦預陳易箠之辭切念臣際遇三朝始終一節爲國任怨但知存大體以杜私門遭時多艱安敢顧微軀而思末路屬醜虜貪狼之犯順率驕兵悍將以徂征用命不前致成酷禍措躬無所惟有後圖衆口皆訛其非百喙難明此謗四十年勞悴悔不爲留侯之保身三千里流離猶恐置霍光於赤族仰慚覆載俯愧劬勞伏願皇天后土之鑒

臨理考度宗之昭格三宮齋怒收瘴骨於江邊九廟闡
靈掃妖氛於境外夫此時諸公似謝去矣豈以道所自
爲耶嗟乎奸人文過何況無辭上帝明威豈無神電對
神且欺何往而不欺哉今讀其詞雖文藻蔚然千載之
下尚令人抵掌切齒

弘治初浙江巡按御史暢亨劾鎮守內臣張慶不法事慶
亦誣亨以他事而其奏草則出於致仕御史蕭山何舜
賓之手後舜賓卒爲本縣知縣鄒魯歿死人皆寃之而
不知何之得罪名教死不足惜抑或天網之不踈也

天順間

英宗旣燭徐有貞之姦也欲處重辟以馬士權力護救得
編發金齒猶不足以償寃死于王二公之罪有貞因德
士權以女許士權子及赦還背盟人以此重權而薄有
貞按吳志有貞短小精悍其學自天文地理兵法河渠
陰陽方術無不通貫然心術險詐急嗜功利首倡南遷
繼謀奪門比昵姦回屏戮忠勲一代之儉人有貞其不

禪寄筆談卷之八終



